

〔宋〕李清照 著
徐培均 箋注

李清照集箋注

修訂本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宋〕李清照 著
徐培均 箋注

李清照集箋

江

修訂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李清照集箋注(修訂本)/(宋)李清照著;徐培均箋注.

—修訂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4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6745-4

I. ①李… II. ①李… ②徐… III. ①古典文學—作品集—注釋—中國—宋 IV. ①I214.4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307962 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李清照集箋注

(修訂本)

[宋]李清照 著

徐培均 箋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9.25 插頁 7 字數 323,000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000

ISBN 978-7-5325-6745-4

I·2649 精裝定價:58.00 元

漱玉詞

宋易安居士李氏清照著

如夢令

昨夜雨疎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又

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行鷗鷺。

點絳脣

寂寞深閨。柔腸一寸愁千縷。惜春春去。幾點催花雨。

倚遍欄

右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
四常寧五年仲春重裝十五
日德父題記 時在鴻臚直舍

後十年於歸來堂再閱
寶政和甲申六月晦

戊戌仲冬廿六夜再觀



趙明誠手迹（一）

壬寅歲除日於東萊郡宴堂
重觀舊題不覺懷然時年
四十有三矣



著多識前筆喧不載
公臨紙揭其風來丙戌八
月旦謹題



趙明誠手迹（二）

漱玉集箋注

九五爰顧廷龍題



顧廷龍先生題箋

自序

山東博物館研究員于中航先生從考察文物的角度研究李清照，常常有所發現，然猶感「李清照作品傳世無多，研究者頗衆，要深入研究，有更多創獲，的確不易」〔一〕。這是出自一位誠實的學者之口的甘苦之言，我也有同感。

如何深入研究李清照，是擺在詞學界面前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她的詞談來談去不過五十闕左右，她的詩也僅存十四首，文還不足十篇。在如此之少的文本中，要把李清照研究推向更高的層次，委實存在很大的難度。現在我接受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稿約，撰寫此書，不能故步自封，既要吸納歷代學者（包括今人）的研究成果，也應力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那麼，應該怎樣從事這項工作呢？龍榆生師在漱玉詞叙論中說：「吾人欲知漱玉詞之全部風格，一面自當於其作品加以極精深之玩味；至其性格與環境，亦不容忽略。」〔二〕龍先生尤重「從後者推論之」。遵循先生的教導，我想從以下兩方面着手。

第一，找更好的版本。有關李清照集的宋刊本，原有多種（三），但歷盡滄桑，早已失傳。現存作品，都是明清以來學者從歷代選本和筆記中纂輯而成。最早的輯本，是崇禎三年（一六三〇）常熟毛晉汲古閣刊詩詞雜俎中的漱玉詞一卷，自云係據洪武三年（一三七〇）鈔本，收詞僅十七闕。後來毛氏另有鈔本漱玉詞一卷，作為汲古閣未刻詞之一種。此本自如夢令至多麗，共四十九闕，遠遠溢出雜俎本。這是收李清照詞最多的鈔本，可惜罕有人知。除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本漱玉詞攤破浣溪沙及品令詞末案云「汲古閣未刻本漱玉詞收之」，他人皆未見。王仲聞（學初）李清照集校注附李清照事跡作品考云：「另有汲古閣未刻本漱玉詞，清末王鵬運、況周頤曾見之，今不知何在。」王璠李清照輯本論略云：「毛氏又從花草粹編等書輯得李清照詞若干首，擬重訂刊行，此即所謂『汲古閣未刻本漱玉詞』也……然其本今亦不知所在。」（四）香港中文大學饒宗頤教授詞籍考允稱博洽，然漱玉詞條目之下，也未著錄此本。可見它是一個異常罕見因而又非常珍貴的本子。筆者有幸，承日本東北大學村上哲見教授以東京大倉文化財團所藏彭氏知聖道齋鈔汲古閣未刻詞本漱玉詞複印件慨然相贈，同時見贈的還有承他複印的日藏清汪玢輯、勞權手校、道光二十年刊漱玉詞彙鈔（今藏日本東京靜嘉堂文庫）（五）。其中自鳳凰臺上憶吹簫至浪淘沙，凡四十四闕，前十七闕自毛晉雜俎本彙錄，其餘從下列詞選增補：陽春白雪一闕，梅苑六闕，樂府雅詞十六闕，詞林萬選三闕，欽定歷代詩餘一闕，中有簡單的箋注，並有

勞權墨校，最後附有勞權補鈔七闕，即全芳備祖二闕、御選歷代詩餘五闕。連上合計五十一闕，比未刻詞本又多二闕。此外，筆者又從上海圖書館借閱善本清沈瑾鈔漱玉詞（附詩文）一卷。瑾，字公周，署「庚寅秋」，蓋道光十年（一八三〇）秋也。自南歌子以下至雨中花，共三十八首。前有小序，後有跋。詞後附詩六首、文六篇，末附軼事四則。迄今爲止，未見有人引用。

王仲聞先生李清照集校注，搜羅不可謂不廣，校證不可謂不精，但對以上三種版本皆未曾寓目。本書許多地方，不能不借鑒王著，但亦力求補苴罅漏，有所突破。即在版本一端，今詞作以知聖道齋鈔汲古閣未刻詞本爲底本（詞序則依創作年月重新編排），輔以汪玢輯勞權手校本、沈瑾手鈔本及他本，相互參校。這也是王著所不曾做過的，可爲讀者提供一個新的視野。

第二，在考證方面下些功夫。時賢研究李清照，在理論探討、藝術鑒賞等方面，寫了不少文章和論著。二十世紀下半葉，李清照曾作爲詞學界一個研究的熱點。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二年這一階段，學者受前蘇聯學術思想的影響，根據唯物主義的反映論及現實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文藝理論，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研究李清照的作品和思想。爭論的焦點在於：李清照詞和詩（重點是詞）的思想感情是否健康，是否反映了愛國主義和社會的本質規律。由於討論的雙方對愛國主義的理解不同，有的認爲抒寫故國之思和鄉土之情已體現了愛國主義，有的則堅持要有反抗壓迫、保衛家鄉的行爲纔算愛國主義。

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文學史和論文褒貶不一，褒之者曰：「她這種由個人生活的今昔之感所引起的深愁，也就蘊含着國家興衰之感的沉痛。這是一個具有愛國心的人所應有的沉痛。」〔六〕貶之者則曰：「她性格豪放，才華卓絕，但是貴族階級的地位、封建文化教養，終使她只能做個維護正統倫常觀念的作家。」〔七〕他們往往把文學藝術與社會意識形態等量齊觀，並將詞的藝術特質置之度外。十年動亂結束之後，學術界漸漸出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僅山東濟南編輯出版的李清照研究論文集，便有四種，從各個角度、各個側面探討李清照的思想和創作，有的考證李清照夫婦的家世與行蹤，有的分析易安詞的藝術特色，宏觀與微觀相結合，有了一定的廣度與深度。這是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的。然而後出的文章，令人每感缺少新見和創見，甚至存在套話與空話，似有「理詘辭窮」之感。若是沿着這條路子走下去，個人深覺比較艱難，且易流於一般。因此不得不另闢蹊徑，對李清照的生平和作品作一番考證。

考證，也稱考據，是對古籍的文字音義和有關典章文物進行考覈辯證。清代學者有感於宋明理學的空疏，主張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追根溯源，闡明作品的本來意義，所以又稱漢學、樸學，以別於宋學。清代桐城派認為考據、義理、詞章，都是研究國學的重要方法，三者不可缺一。當代國學大師錢鍾書先生在給吾友黃克的信中對此也作了肯定，他說：「清人治學，以『義理、詞章、考據』鼎足。竊謂文學即

『詞章』，而自有其考據：版本、生卒、來歷是也，亦自有其義理，文藝理論是也。文心詩眼，賞新析異，斯則『詞章』之本份。」可惜今人多偏重義理、詞章，而少用考據，致使考據幾成一門絕學。

在詞學研究史上，向來也是注重義理、詞章，而少用考證，今人尤其如此。現在我撰寫本書，試圖以考據之法別開生面，效果如何，須由實踐來檢驗。有關李清照的資料本不甚多，但通過她僅存的作品、她和她的丈夫趙明誠密切相關的活動、趙李兩家的交游和遭遇，也可找到許多旁證，廓清李清照的社會關係，瞭解她的性格與環境。特別是李清照身逢南北宋之交，時代劇變，社會動盪，作為現實中的人，不能不受到影響。所有這些，都或多或少地散佈在文獻典籍中間。只要我們肯下功夫爬梳剔抉，總會尋出一些蛛絲馬跡，幫助我們理解她的生平 and 作品。

我從以上兩方面着手，基本上弄清了李清照大部分作品的生活依據和來龍去脈。例如漁家傲（天接雲濤連曉霧）一詞，論者多不詳作於何時何地，或謂宣和間作於萊州。然經我考證，它應作於建炎四年（一一三〇）春。是時金兀朮率部南侵，宋高宗趙構帶領部份臣僚，由明州倉黃入海，前往溫州和章安鎮。清照因受「傾金」之誣，攜銅器等物，欲向外廷投進，一路追隨御舟。正因為親身體驗過海上航行的生活，所以纔能在這首詞中非常真切地表現出水天相接、星河欲轉、千帆飛舞的境界。夏承燾先生認為李清照的「漁家傲是首豪放詞，她用離騷、遠遊的感情來寫小令，不但五代詞中所沒有，北宋詞中

也少見。」「八」爲什麼會如此？因爲五代北宋詞人們不曾體驗過航海生活。同樣，李清照在萊州時，也不曾航海，只是在靜治堂中與趙明誠共同整理與鑒賞金石書畫，所以那時她也不可能寫出這首詞。又如烏江一詩，又題作夏日絕句，論者只知作者借詠項羽諷刺南渡君臣，而不知何時何地所作。于中航先生經過考證，認爲建炎三年夏，清照夫婦具舟上蕪湖，路過烏江縣，霸王祠弔項羽作此詩。其根據一是金石錄後序，二是金石錄卷七目錄所著錄的「唐西楚霸王祠堂頌」，很有說服力。我很感謝中航先生，他的廉先生序石刻考釋和趙明誠題名和鄉居青州考等學術論文，幫我解決了很多難題。本書中許多作品的時代背景，不少是從于先生的論文中得到啓發。

確實如此，在文獻不足徵時，我們可以借助於題名與碑刻。對愛好金石書畫的趙明誠夫婦，更宜採用這一方法。宋史李格非傳云：「妻王氏，拱辰孫女，亦能文。」於是後世便一直認爲此即清照生母。然而這却是一個歷史的誤會。這個誤會被近年出土的文物所粉碎了。據鄭雍王拱辰夫人和義郡夫人薛氏墓誌銘載：「孫女三人：長適左奉議郎、校對秘書省黃本書籍李格非。」（九）王拱辰凡兩娶薛奎之女，前妻行八，卒贈平樂郡夫人，爲歐陽修夫人之妹。邵氏聞見錄卷八云：「王懿恪公拱辰與歐陽文忠公同年進士……後懿恪、文忠同爲薛簡肅公子婿，文忠先娶懿恪夫人之姊，再娶其妹，故文忠有『舊女婿爲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拱辰亦然，其後妻亦爲平樂之妹，後封和義郡夫人。她生有七

男：「長一人早夭。次正甫，奉議郎；次端甫，大理評事，並早卒。次三人皆夭。次晉明，今爲右承事郎。」〔一〇〕看來適格非之孫女，或爲晉明所出。

那麼李格非是在何時娶拱辰孫女呢？墓誌作於元祐八年七月，云其孫女「適左奉議郎、校對秘書

省黃本書籍李格非」。案：此職宋史李格非傳失載，他人亦從未提及。據宋史職官志四，元祐「五年，置集賢院學士并校對黃本書籍官員」，原注：「紹聖初，罷校對。」與格非先後列於蘇門的秦觀曾於元祐五年六月除秘書省校對黃本書籍，而格非此時官太學博士，其任黃本，應在元祐六年末至元祐八年，而續娶和義夫人之長孫女，恰在任黃本之時。這時李清照已經九歲或十歲了。她的成長，當有賴於繼母的撫養和教育。

清照的生母，應是另一人。莊綽雞肋編卷中云：「岐國公王珪在元豐中爲丞相，父準、祖贊、曾祖景圖，皆登進士第……又漢國公準子四房，孫婿九人：余中、馬昭、李格非、閻丘籲、鄭居中、許光疑、張燾、高旦、鄧洵仁皆登科……曾孫婿秦檜、孟忠厚同時拜相開府。」按之李清臣王文恭公珪神道碑，則格非初娶者爲珪之長女，早卒〔一一〕。可見清照幼年喪母，在她稚嫩的心靈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對她的性格，不無影響。

經過一番探索和考證，李清照的生平和作品的時代背景，已基本上理出一個眉目。我把這些一一

落實到本書的校記、箋注和所附年譜中。在箋注的第一條中，着重說明作品的創作時間和背景。其餘各條，除箋釋辭語、典實外，力求結合有關史籍加以闡述。年譜一項，前人已出多種，如黃盛璋的趙明誠李清照夫婦年譜附於中華書局李清照集，一九六二年版、王仲聞的李清照事跡編年附於人民文學出版社李清照集校注，一九七九年版、于中航的李清照年譜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初版。本書的年譜對它們都有所繼承、有所借鑒，但也有所發明和發展。最大的特點是盡可能地將作品繫年，讓讀者瞭解譜主的生活經歷與創作道路。我想這對李清照的進一步研究，當能提供一個較為堅實的基礎。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我已進入老境，相信後之來者必將超越前人，把李清照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峰。

是爲序。

徐培均 庚辰仲冬於海上歲寒居

注：

〔一〕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來信。

〔二〕詞學季刊第三卷第一號，一九三六年三月。

〔三〕見本書附錄李清照年譜。

〔四〕見詞學第六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七月。

〔五〕另有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漱玉詞彙鈔一冊，署「錢塘汪玢孟文箋」、「問蘆廬正本」，並有「王鵬運況周頤同審定」章及「憑霄閣藏書記」印。篇目基本相同，唯多出浪淘沙（簾外五更風）與玉蠟新（溪源新臘後）兩闕，後一闕係周邦彥詞，故不錄。

〔六〕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中國文學史二宋代文學第六章第二節，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七〕劉憶萱論李清照及其作品，見光明日報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七日文學遺產。

〔八〕西溪詞話十一李清照的豪放詞，見浙江日報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一日。

〔九〕〔二〇〕見李獻奇、郭引強編著洛陽新獲墓誌三三八、三三九頁，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二一〕宋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八，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

修訂本自序

李清照被清人王士禛譽爲婉約之宗，近半個世紀以來，更成爲詞學研究的熱點，前有黃盛璋、王仲聞、黃墨谷、陳祖美，繼之者則有鄧紅梅、吳惠娟、諸葛憶兵諸家，名家輩出，佳作如林，構成了當代詞壇上一道靚麗的風景綫。甚至遠播海外，在歐美也有專家從事李清照的研究。鄙人一向偏愛婉約詞，既治秦觀的淮海居士長短句，也治李清照的漱玉詞，然而魚與熊掌，勢難兼得，二者之中，故對後者關注尤多。十幾年前，我撰寫了李清照集箋注，二〇〇二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納入「中國古典文學叢書」付梓。本書問世，迄今已滿十年。在這十年中，重印八次，深受讀者青睞，還得到許多國內外專家的好評，如復旦大學王運熙教授說：「這是迄今爲止同類著作中材料最齊備、考證最細緻的著作。」澳門大學施議對教授也說：「一編在手，許多困擾，相信都可得以解除」；並稱「其對於端正學風、改善文風，相信亦將發揮一定的作用」^{〔一〕}。美國加州大學聖巴巴拉校區東亞研究系艾朗諾（Ronald Egan）教授則以「權威性」的著作許之，並參考本書寫了兩篇論文和一本研究李清照的專著^{〔二〕}。國內的研究

者也或多或少受本書的影響，如蘇州大學 王英志教授近年爲鳳凰出版社編選了李清照集一書，在前言中說，他「得惠於徐培均先生的李清照集箋注最多」。加拿大籍華裔詞學家英國皇家研究院院士葉嘉瑩教授在閩拙作歲寒居吟草（初稿）後，稱：「拜讀先生大作，深感先生詩情雅意觸處生發，飲賞無已。始知先生學術著作淮海居士長短句箋注及李清照集箋注之得有過人研究成果，固原有極深厚之創作實踐功力也。」（四）諸家的評論，既是一種鼓勵，也是一種鞭策。但我不能安於現狀，必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因此近十年來，不斷檢視全書，尋求缺失；又陸續搜集並積累資料，以備修訂。現在機會終於來了，此書已到了續約期，即將重新出版。爲了對讀者負責，特作以下修訂。

第一是「校記」。我對詞作反覆校對，參照各種版本，發現約有七十多處須加補充修改。復旦所藏經晚清詞學大家 王鵬運、況周頤「同審定」的由錢塘汪玠箋的漱玉詞彙鈔，世所罕見，頗富學術價值，此次用以對校，便解決了許多問題，如浪淘沙（簾外五更風）一闕，即載於這本書，曾經王鵬運、況周頤兩位大師的審定，可爲李清照所作的又一權威性的佐證。又如怨王孫（草綠階前），欽定詞譜調作河傳之「又一體」，作者署李清照。此可辟趙萬里、王仲聞列爲「存疑之作」之非。此外，指不勝屈，就不一一說明了。

第二是「箋注」。原版箋注部分，尚屬翔實，然亦有疏漏之處。因爲詞「別是一家」，詞之箋注，不應完全同於詩文，須有其獨特的個性，做到別有會心，除了考證詞之作年、本事以及詮釋典實辭語之外，也